

「見微」系列第三部《桃花源沒事兒》出版



馬伯庸

构建充滿煙火氣的妖怪烏托邦



掃碼睇片

7月5日，著名作家馬伯庸在大連市新華書店舉行新作分享會。作為「見微」短小說系列的第三部，《桃花源沒事兒》靈感源自陶淵明《桃花源記》中「南陽劉子驥尋訪未果」的留白。與前兩部《長安的荔枝》《太白金星有點煩》相比，新作呈現出更豐富的創作維度，即融合奇幻、懸疑與職場喜劇元素，以「懸疑線+喜劇線」的雙線螺旋結構，交織多重敘事風格，為讀者帶來層次豐盈又流暢自然的閱讀體驗。

從《長安十二時辰》的懸疑權謀到《桃花源沒事兒》的奇幻溫情，馬伯庸始終在歷史與幻想的交界處探索人性的幽微。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，無論寫什麼題材，最終都是在寫人。「只有把古人和現代人的情感彼此連接，才能說服讀者進入到書中世界。」

●馬伯庸攜新作分享。記者宋偉攝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

與馬伯庸以往的歷史小說相比，《桃花源沒事兒》大膽構建出「桃花源實為妖屬秘境」的奇幻設定：這裏由駐守道人與妖屬居民共同守護，上演着一段段顛覆想像的故事。書中主角玄穹為二兩三錢月薪奔波的日常，更是精準戳中職場人的生存共鳴，堪稱「打工人口替文學天花板」；而劉子驥封印桃花源的真相，更賦予歷史奇幻題材全新的想像邊界。

歷時十三載 新書如播種

馬伯庸坦言：「若單以動筆與停筆的時間跨度計算，這本書是我寫得最久的一部，沒有之一。」《桃花源沒事兒》的創作始於2013年，彼時他正處於白天職場打拚、夜晚伏案創作，還要抽出時間照料新生兒的多重生活狀態。

他回憶，當年曾聽好友講過一個段子：附近有家小飯館，消防通道總是堆放雜物，屢教不改。後來有個道長路過，說這對風水不好，擋了財運，結果老闆連夜就給清理乾淨了。「我聽後覺得故事不錯，就想如果有個道士管理居民區，應該會挺有趣的。」

「其實最初只是一個很小的靈感，每年都會添一點，沒想到這一寫就是13年。」馬伯庸笑稱，這本書是「長得最慢的孩子」，從兒子蹣跚學步到步入青春期，書中的角色與他的人生軌跡同步成長。「這本書和別的創作不一樣，其他書我會有整體思路、完整框架，但這本書就像一株植物，我只是把種子種下去，每年澆澆水，看它破土發芽，也不去修剪枝葉，任由野蠻生長，最後長出一個讓我意料之外的東西，這對我來說算是一次探險。」

讀書不設限 寫作有創意

「見微」系列的三部作品風格迥異：《長安的荔枝》以歷史考據還原盛唐物流奇跡，《太白金星有點煩》用職場視角解構西遊經典，而《桃花源沒事兒》則徹底跳出歷史框架，構建了一個充滿煙火氣的妖怪烏托邦。馬伯庸表示，這種轉變源於自己對創作固化的警惕：「每部作品都是一次自我突破，作家不能給自



己貼標籤，不能給自己設限制。」

創作歷史小說，是否只需要大量閱讀歷史書籍？馬伯庸給出了否定答案。「作為一名作家，閱讀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熟悉和喜歡的書。作家必須是一名雜家，三教九流不敢說精通，但是要知得足夠廣。所以我日常閱讀基本不挑，逮着什麼書看什麼書，盡量不給自己製造舒適區，一定要讀自己意料之外的書，才能寫出更有創意的作品。」

「前幾天有人問我，每天寫作多少字，我說4,000字，他很驚訝地問我，怎麼能堅持下來的？我說你用『堅持』這個詞就錯了。」馬伯庸向記者指了指身上印有「我是自願上班的」印花T恤笑言，「為了生存不得已去搬磚，這才叫堅持。但我寫作和大家去旅遊、看電影一樣，是一種享受，所以寫作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為難的事，而是一件開心的事。」

小說影視化 歷史連現實

從《長安十二時辰》《古董局中局》到最近大火的《長安的荔枝》，近兩年，馬伯庸的小說不斷被搬上熒幕，同樣獲得了不俗的收視率和觀眾口碑。在談及是否會要求導演在拍攝時尊重原著，馬伯庸直言尊重原著是一個「偽命題」。「因為小說和影視劇兩者之間的表達方式，從底層邏輯就不一樣。小說是一種詩化的語言，可以天馬行空，可以隨時補敘、倒敘、插敘，但影視劇是一種視聽語言，所有的信息都必須轉化成視覺和聽覺，這兩種情況的表達方式完全不一樣。」

他進一步解釋，不可能有影視劇100%忠於原著，但每次改編我都會跟主創團隊深聊，告訴他們小說中讀者喜愛的部分，哪些地方需要盡量保留，除此之外的細枝末節就儘管放心大膽地去修改、再創作、再演繹。「只要能做到『形散神不散』，改編就算成功。」

「《長安十二時辰》後，很多讀者去西安的博物館和坊市旅遊；《食南之徒》後，大家去廣東的南越王宮博物館參觀，這都讓我非常開心。」馬伯庸表示，終極目的是希望觀眾看完小說後能了解背後的歷史，走進真實的歷史。讓每本書都能在現實中找到連接。

北京杭大運河還長，從明朝正德年間一直修到清朝光緒年間。一共才十幾公里長，為什麼修了這麼久？」

在好奇心的催使下，馬伯庸追蹤下去，發現修建過這條河的官員或是貪贓枉法、或是尸位素餐、或是勾心鬥角，最終都銀鐐入獄。「古代官場所有的醜態，在這條河的修建過程中都看得一清二楚。」馬伯庸直言，雖然只是一個地名，但你深挖下去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好題材。「以後我再寫小說，就會以河為主題，寫一部中國古代官場的面面觀。」

馬伯庸透露，自己有一個習慣，就是在旅行途中打開手機地圖，沿着移動路線查看周圍地名。「如果你的好奇心足夠強，就會看到很多與眾不同的地名，背後隱藏着文化信息。比如在衡水，我發現臨近的幾個村莊分

別叫北護駕莊、南護駕莊、西護駕莊，卻唯獨沒有東護駕莊，因為東邊的叫護駕遲鎮。四個莊子聚在一起，一個有關『護駕』的故事就出來了。」

他舉例道，自己曾從南京出發前往滁州遊覽醉翁亭，途中發現一地名「朱家山河」，頓感磅礴大氣，猜測可能有明朝歷史遺蹟。「結果查了一下，發現我誤會了，因為這條河的附近有座山叫朱家山。」不甘心的他又再看河流走向，發現是南北方向，進一步查證後確認是一條連接滄水和長江的運河。「資料顯示，朱家山河的修建時間甚至

百多年的風雲變幻。該書作者李健是中國新聞資深圖片編輯，多年致力於中國影像史志研究，曾編著出版「影像志」系列圖書：《1949中國影像志》《澳門影像志》《北京城市影像志——新中國成立70年北京百姓生活變遷史》《我們正年輕——百年青春影像志》等。

《香港影像志》側重將百姓生活與重大歷史事件場景結合，書中亦呈現很多大歷史場景，如1899年中英雙方代表在沙頭角海岸立界碑、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、1949年港九工會聯合會在駱克道會所升起五星紅旗、1997年香港回歸、2022年中國香港代表團參加北京冬奧會等。書中亦收錄了很多草根史瞬間，聚焦百姓人家、街巷民俗，呈現立體豐富的香港社會生活。讀者可以從中了解香港的歷史發展，發現不同視角的香港模樣，感受「東方之珠」的前世今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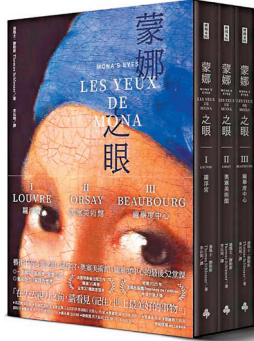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、香港史專家劉蜀永說，圖片形象生動信息量大，可令人信服地補充文字記載的不足。書中有一幅1997年末代港督彭定康與候任特首董建華在港督府會面的照片。兩人背向而行，彭定康回頭張望，董建華笑容滿面，標誌着

一個舊時代的結束，新時代的開始。影像故事最後一篇《香港的懷舊與長情》，選了何洲、邱良、蒙敏生、鍾文略等攝影師拍攝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生活圖片，再現香港「獅子山下，同舟共濟」的社會風貌，對應現在香港的懷舊風潮。最後一張圖片是國旗和香港區旗飄揚在獅子山前，作為整本書的一幅點睛之圖，體現了編者對香港美好未來的祝福。

●《香港影像志》

蒙娜之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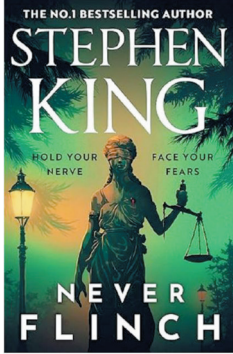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湯瑪士·謝勒斯
譯者：李沅迦
出版：時報文化



這是一部感動人心的法國藝術小說，透過52幅偉大藝術巨作探索生命與美。10歲女孩蒙娜，因不明原因極有可能失明。她的祖父「爺耶」決定在她還看得見的時候，每周三帶她去巴黎最著名的博物館——羅浮宮、奧塞美術館、龐畢度中心遊歷，每次參訪，他們都專注於一件藝術作品，並從中沉思、反省、學習。用美麗填滿即將襲來的黑暗。在祖父溫柔而細緻的引導下，蒙娜深入探索一件件藝術品，藉由波提切利、維梅爾、哥雅、庫爾貝、克勞岱爾、卡蘿或巴斯奇亞的視角，蒙娜發現了藝術的力量，學習到天賦、懷疑、憂鬱與反抗，這就是她祖父希望能永遠銘刻在她心中的珍貴寶藏。

Never Flinch

作者：Stephen King
出版：HODDER & STOUGHTON LIMITED



故事大師史蒂芬·金帶來2025年全新小說《Never Flinch》。巴克艾市警察局收到一封駭人的來信，信中聲稱將「殺死十三個無辜者與一名有罪者」，以「贖回一位無辜男子的枉死」，刑警伊茲·詹恩絲起初難以判斷其真偽。但隨着調查展開，她逐漸意識到這名寫信者極其危險，於是向朋友荷莉·吉布尼求助。同時，直言不諱的女性權益倡議者凱特·麥凱正展開多州巡迴演講，一名強烈反對凱特女權理念的人開始對她展開騷擾……兩條敘事線最終交會於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高潮，展現了只有史蒂芬·金才能寫出的故事張力。

「香港書展2025」廣州舉行路演 多元包容特質吸引各地讀者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）7月3日，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廣州花城文學院舉行「香港書展2025媒體見面會（廣州站）」。關注香港書展的內地讀者，對於每一年的書展主題是什麼都十分之期待和好奇。今年，香港書展鎖定「飲食文化 未來生活」為年度主題，旨在鼓勵大眾閱讀與飲食相關的不同的書，以及感受文字背後飲食的文化和故事。

《亞洲週刊》總編輯、香港書展2025文化活動顧問團成員邱立本出席見面會時表示，香港書展已經成為香港的一張城市名片，蘊含着自身的文化力量。他認為，書展今年行至35周年，一開始着重做書籍買賣，後來隨着舉辦「名作家演講系列」，邀請全世界用中文原創寫作的作家來和讀者見面交流，逐漸打造出香港書展獨特的吸引力。例如，有些香港作家很難出現在內地，有些內地作家難去寶島台灣，但是他們都可以同時在香港書展出現。「這就是香港書展一個獨特且難以取代的地位，所以它毫無疑問也代表着香港的一種軟實力：更多元化、更包容，更有凝聚中華民族的文化軟實力的這種號召地位。」邱立本認為，這是香港書展發展至今非常有意思的特質。

在廣州的預熱路演站，即將赴港參加香港書展的作家三生三笑在活動日的上午還保持日更6,000字的產出節奏。即將帶着新書《粵食記》參加香港書展，她欣然表示，這是第一次參加香港書展，因此也充滿期待和新奇。談到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，她亦表示，不管什麼食物，吃的氛圍感才是最重要的。「不是食物的好壞，而是你跟那些人在一塊吃飯。」從網絡作家起步，三生三笑也表示，不管是作家還是網絡作家，在她看來並沒有高低之分，因為都是「寫故事的人」。



「香港書展2025」日前於廣州舉行見面會。記者胡若璋攝

保持好奇心 地名尋靈感

作為一名高產作家，如何獲取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？在馬伯庸看來，他的創作會分三個階段：一是在全國各地搜集相關資料，閱讀大量文獻；二是構思，以資料為基礎衍生主題、人物和故事；最後才進入寫作階段。「很多創作靈感，都來自於旅行途中對地名的考察。」

馬伯庸透露，自己有一個習慣，就是在旅行途中打開手機地圖，沿着移動路線查看周圍地名。「如果你的好奇心足夠強，就會看到很多與眾不同的地名，背後隱藏着文化信息。比如在衡水，我發現臨近的幾個村莊分

別叫北護駕莊、南護駕莊、西護駕莊，卻唯獨沒有東護駕莊，因為東邊的叫護駕遲鎮。四個莊子聚在一起，一個有關『護駕』的故事就出來了。」

他舉例道，自己曾從南京出發前往滁州遊覽醉翁亭，途中發現一地名「朱家山河」，頓感磅礴大氣，猜測可能有明朝歷史遺蹟。「結果查了一下，發現我誤會了，因為這條河的附近有座山叫朱家山。」不甘心的他又再看河流走向，發現是南北方向，進一步查證後確認是一條連接滄水和長江的運河。「資料顯示，朱家山河的修建時間甚至

百多年的風雲變幻。該書作者李健是中國新聞資深圖片編輯，多年致力於中國影像史志研究，曾編著出版「影像志」系列圖書：《1949中國影像志》《澳門影像志》《北京城市影像志——新中國成立70年北京百姓生活變遷史》《我們正年輕——百年青春影像志》等。

《香港影像志》側重將百姓生活與重大歷史事件場景結合，書中亦呈現很多大歷史場景，如1899年中英雙方代表在沙頭角海岸立界碑、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、1949年港九工會聯合會在駱克道會所升起五星紅旗、1997年香港回歸、2022年中國香港代表團參加北京冬奧會等。書中亦收錄了很多草根史瞬間，聚焦百姓人家、街巷民俗，呈現立體豐富的香港社會生活。讀者可以從中了解香港的歷史發展，發現不同視角的香港模樣，感受「東方之珠」的前世今生。

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、香港史專家劉蜀永說，圖片形象生動信息量大，可令人信服地補充文字記載的不足。書中有一幅1997年末代港督彭定康與候任特首董建華在港督府會面的照片。兩人背向而行，彭定康回頭張望，董建華笑容滿面，標誌着

一個舊時代的結束，新時代的開始。影像故事最後一篇《香港的懷舊與長情》，選了何洲、邱良、蒙敏生、鍾文略等攝影師拍攝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生活圖片，再現香港「獅子山下，同舟共濟」的社會風貌，對應現在香港的懷舊風潮。最後一張圖片是國旗和香港區旗飄揚在獅子山前，作為整本書的一幅點睛之圖，體現了編者對香港美好未來的祝福。